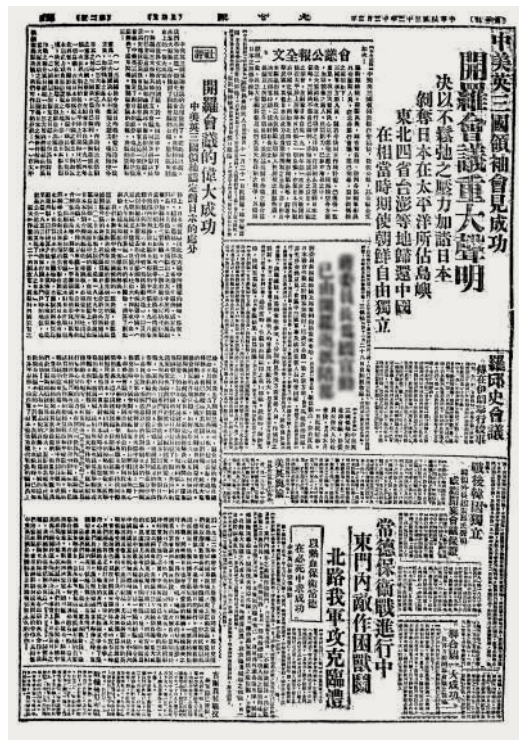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大公報》上的開羅會議

人文歷史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筆者找出珍藏的一張《大公報》（重慶版）（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第14382號），重讀《大公報》對開羅會議的報道，報上發表的開羅宣言明確：戰後日本必須將所侵佔的東北四省台澎等地歸還中國。

彭援軍


中美英三國領袖會見成功
開羅會議重大聲明
決以不鬆弛之壓力加諸日本
剝奪日本在太平洋所佔島嶼
東北四省台澎等地歸還中國
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
會議公報全文
羅邱史會議
戰後韓國獨立
當德保衛職進行中
東門內敵作困獸鬬
北路我軍攻克臨澧

1937年8月，天津版《大公報》因日軍侵佔天津而停刊，隨後轉移至漢口出版。1938年漢口淪陷後，報社又遷至重慶繼續出版。當時面臨紙張、印刷機等物資短缺的困境，每天僅出版一大張，即對開四版。一、四版均為廣告。

這張《大公報》第二版頭條是則重要新聞，其肩題是「中美英三國領袖會見成功」，主題是《開羅會議重大聲明》，接下來是醒目的擇要：「決以不鬆弛之壓力加諸日本，剝奪日本在太平洋所佔島嶼，東北四省台澎等地歸還中國，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

整個標題部分已囊括了《開羅宣言》的核心內容，主副標題所佔版面遠遠大於正文報道。該報道稱：

中美英三國領袖於舉行會議後，發表公報，其公報全文如下：羅斯福總統、蔣委員長、邱吉爾首相，偕同各該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會議，業已完畢，茲發表概括之聲明如下：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台澎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根據以上所認定之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目標相一致，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開羅宣言》中特別提及的台灣和澎湖列島，這是中國的切膚之痛、割地之恥。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即1895年至1945年之間，台灣被日本帝國殖民統治，迫使台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二戰期間，日本又將台灣作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後盾和對外擴張侵略的戰略基地。

《大公報》的會外報道

在刊登這一重磅消息的《大公報》同一版面上，發表了社評《開羅會議的偉大成功》，強調「中美英三國領袖議定對日本的處分」，認為這是在徹底解決遠東問題。在這篇出自時任社長王芸生的3100多字長文中，圍繞《開羅宣言》作了深入的解讀與闡述：

日本在太平洋上所掠奪的有緬甸、馬來、荷印、越南、暹羅、菲律賓、香港、婆羅洲、威克島、關島及其他島嶼，以及一次大戰中所巧取的馬紹爾、加羅林等代管島嶼。所有被日本侵佔或竊取去的中國領土，包括北起朔漠南迄琼崖東自海濱西至荊沙所有被日軍侵佔的中國領土；九一八事變中被日閥攫取的東北四省，包括旅順大連，以及在此前被日本掠奪去的台灣澎湖等，均須歸還中國。另外還包括被日本鐵蹄踐踏的朝鮮，吐出1879年被日本吞併的琉球等所有的侵佔領土髒物，清算這些歷史糾紛，給遠東問題作一個徹底的解決。

社評認為，開羅會議決議是一個「最光明正大的方針」，強烈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心聲。回顧歷史，「日本的領土掠奪，是從併吞琉球群島開始的。琉球原是中國的藩屬國，在地理位置上是由日本本島到台灣與福建的一串跳板，必須使日本吐出這一串島嶼。」

有識之士對這一點就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認識：

經大西洋憲章、二十六國宣言、莫斯科四國宣言之後，現在又產生了開羅三國聲明，聯合國家的作戰目標已如日月經天，為人類所共見。處分侵略公敵，建設戰後秩序，皆已陸續確定其原則，而漸臻完善。此次大戰的罪魁禍首是軸心三國，現在只剩德日兩國在掙扎。而開羅會議就是解決遠東問題的綱領。

與開羅會議有關的消息，這期《大公報》上還有數篇：為會議安全起見，事先已周密布置，會場四周圍以電網，附近數平方英里密布高射炮、探照燈，由哨兵及武裝警察守衛，以防止德國軍隊襲擊。會後三國領袖均於11月28日自開羅啟程，前往某地，未經宣布之地點。

這期《大公報》還報道，美英輿論對於開羅會議對日本之判決作出積極反應。中國官方則以《聯合國一大成功》為題，公開表達對開羅會議的觀察：「尤其共同加強反攻日本，直至其無條件投降為止，不獨予軸心國以重大打擊，且予被敵寇侵略之各民族以安慰與興奮。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之高明遠大之眼光，尤為我國人士所欽佩也。」此段中首次出現「聯合國」字樣，但此時的「聯合國」是指聯合對軸心國作戰之國家，與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組織不是同一概念。

▲10月25日，參觀者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不屈的寶島　丹心向祖國——台灣同胞抗日史實展》。　新華社

◀1943年12月3日《大公報》（重慶版）報道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的歷史細節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開羅會議舉行時保安嚴密，戒備森嚴。會場四周設有高射炮和雷達陣地，並有英軍一個旅負責警衛。英國皇家空軍還在金字塔頂上設了觀察站。對此，邱吉爾曾經回憶：「開羅會議總部和英美參謀長集合地點都在金字塔對面的大飯店，全區布滿軍隊，配備了重型防空高炮，以防希特勒的襲擊。」

會議參加者之一、1957年至1959年曾任英國首相的哈羅德·麥克米倫回憶：「這次會議規模巨大，所有出名的英國軍官和美國軍官都出席了。」美國四星上將、中印緬戰區司令兼戰區最高司令的史迪威回憶說，會議人員眾多，以致出現了「爭搶盥洗室」的情況。

11月22日，開羅會議第一天，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首次會面。當晚，邱吉爾、羅斯福以及哈里·霍普金斯、路易斯·蒙巴頓、約瑟夫·史迪威、克萊爾·陳納德等英美領導人共進晚餐。會議一開始，英美人將中國視為一個不重要的戰場，邱吉爾表現出相當冷漠的態度，會談過程也極其緩慢，因為蔣介石所說的一切，不僅由官方翻譯一次，而且被他的夫人宋美齡翻譯第二遍。

26日，開羅會議結束時，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達成一致意見：日本佔領的中國東北部（滿洲）、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

來源：《人民政協報》

冀馬華作家展現中文書寫的多種可能性

黎紫書分享《流俗地》的奇幻浪漫

書海漫遊

日前，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擔任第八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評委。首次擔任中國文學獎評審，黎紫書提到青年作家失卻「等待與時間感」，期待年輕作家在寫作上尋求突破。長期創作短篇作品的她，在創作長篇小說《流俗地》的過程中經歷了「違逆身體」的折磨，但也享受到回歸本心的自由與純粹。談及馬華文學的現狀，黎紫書希望能顛覆「得獎體」和標本式的文學印象，讓更多馬華作家有機會展現中文書寫的多種可能性。

大公報記者　顏　琨

▶《流俗地》，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

▼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大公報記者顏琨攝

描繪普通民眾人生百態

《流俗地》以馬來西亞錫都（怡保），被居民喊作「樓上樓」組屋的小社會拉開序幕，講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務俗事。少女銀霞天生目盲卻心清如鏡，俊逸浪蕩的大輝、天資聰穎的印度律師拉祖、八面玲瓏的馬票嫂，這些人物各自被命運裹挾卻堅韌地生活着。盲女銀霞是小說中的主線人物，被問及如何塑造這樣一個角色，黎紫書表示，「在創作《流俗地》之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想法，思考有沒有可能用一個盲人的視角去寫一個小說，這純粹是一個寫作者寫了很多年以後給自己設的一個難題。」

一開始，黎紫書本想的是寫一個短篇小說，字數大概在1萬字。「我當時給自己設下了這個難題，但是後來沒寫出來。因為盲人看不到東西，完全在黑暗中進行，只聽到聲音或聞到氣味，寫的時候就需要用到更多的描述，寫環境、寫氣氛。」

而在創作長篇小說的時候，黎紫書已經想好小說要寫什麼。因此在思考主人公時，她覺得這個人必須要很了解怡保這個城市，知道每一條街道甚至每一個拐角。「當時想到了找一個出租車台的接線員，因為我現實中就遇到過這樣的接線員，她好像每天花很長時間坐在那個小房間裏接電話，可是她好像又對怡保瞭如指掌。每次我叫車的時候，我說我在哪條街道，她就會告訴我去N11或是哪個雨棚下面等，我覺得這太神奇了。」

除了盲女銀霞，書中的印度仔律師、馬票嫂等人物亦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說，《流俗地》講述了普通民眾的人生百態。「我覺得歸根結底我們都是平凡人。可能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想要寫一些不平凡的人物的故事。可是年紀大了之後，想法有所改變。虛構一些英雄式的人物去找到我們自己的救贖和希望，我覺得這個追求本身是很絕望的。」

基於此，黎紫書希望讓大家更多看到平凡人生中有溫度、有亮光的地方。「我要用小說把這些人挖掘出來，我希望我的讀者可以在這些文字裏面，在我們看起來乏善可陳的生活裏面，重新審視我們自己的生活，找到這些值得欣賞，會讓我們安慰的這些元素。」

以作品展現馬華文學的獨特

談及馬華文學的創作主題，黎紫書坦言，在創作過程中已經知道《流俗地》的故事並不會得到馬華寫作同行的欣賞。「他們會覺得你為什麼用這種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寫故事。同行們更傾向於身份認同這類大的課題，或是一些歷史的東西。這個小說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因此，黎紫書希望《流俗地》取得的一點點成績能引起年輕一代作者的反思。「所謂馬華小說，難道就是要寫馬共、寫雨林、寫大象獅子老虎鱷魚嗎？我們是不是有其他的寫作方向，不一定要寫我們過去所知道的『得獎體』。」在她看來，當大家提到馬華文學獎想到的就是雨林、老虎、鱷魚，馬華就變成了這種小說的輸出國，馬華文學就變成一種標本式的文學。

作為馬華作家，黎紫書坦言已經習慣了寂寞。「馬華作家就是那麼邊緣的，在中文世界裏面一個邊緣地方，我們這些作家從來就沒有被那麼廣泛地看到。」

此前，每每去到馬華以外的場合，黎紫書也帶着一種使命感，想要為馬華文學去說些什麼。今時今日，黎紫書坦言不想像「祥林嫂」一樣去控訴。「我想我在調整心態，以作品來說話，我想要展現出馬華文學的獨特。」

「每一個小說都有最適合它的語言」

對黎紫書而言，自幼生活在以廣東話為主的華人社區中，粵語是她的母語。在《流俗地》中，黎紫書的寫作語言多元而極富魅力，有粵語、閩南語、馬來文等。「對我來說，《流俗地》裏面的語言就是我生活當中的語言。」但小說在內地出版後，黎紫書發現很多讀者都有他們的解讀，「在小說裏看到潮汕文化、閩南語，而我以為我用的都是廣東元素。」

黎紫書對粵語的印象是「生猛」的。「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有一個說粵語的同事。他只要一張口，每一句都是粗口。我以前是一個文藝青年的時候，覺得忍受不了。過了很多年，我去了世界很多地方後，回到怡保見到他，還聽到他這麼講話的時候，我覺得很親切。所以我在小說裏，想要把這麼『生猛』的語言寫出來，我們怡保人是這麼講話的。」

在黎紫書看來，每一個小說都有最合適它的語言。「我對語言的要求是它能夠使小說表現出最大的張力，可能在《流俗地》裏這麼用，在其他的作品就不這麼用了。」

「寫長篇是違逆身體的過程」

《流俗地》是黎紫書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第一本是10多年前出版的《告別的年代》。回憶這兩次長篇小說的創作，黎紫書表示，「對我來說，寫長篇是一種違逆自己身體的過程。兩次寫長篇我都寫得『死去活來』，陷入很大的身體問題。」

被問及下一步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黎紫書表示很需要勇氣。「我要做很多的準備，還要有勇氣面對這麼可怕的境況。而且知道自己年紀越來越大了，之後寫第三部的時候，可以預見這必然是一個更可怕的折磨，那就要看我有多愛文學。我心裏面是很想創作的，可是我不知道我的身體能不能容許我去寫第三部長篇了。」

作家簡介　黎紫書

馬華文學代表作家之一，曾任《星洲日報》記者，後專職寫作。她在20多歲時便多次獲得馬來西亞最重要的華文文學獎「花蹤文學獎」，是該獎創辦以來獲獎最多次的作家。之後又陸續獲得內地、香港及台灣文學獎項，逐漸在華人地區引起廣泛關注。黎紫書代表作《流俗地》獲馬華文學大獎。